

七夕,我遥望故里——一个宁盐高速建设者的寄语

□ 后金山

在与中铁7局宁盐高速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郭建中交谈中,了解到他们四海为家、筑桥铺路的事迹,有感而发,赋诗以赞。	建设者 身在异乡为异客 我掬一捧珠湖水问明月 一个军人的秉性 可不可以在月光下融化一回 叫一声,我的爹娘、我的贤妻 对不起,我不能陪伴左右 爱,此刻显得那么奢侈
娘说,儿子你走多远 都是在路上 你的那条路,一定连着秦岭 连着宝鸡,连着娘的心	高邮是全国七夕之乡 一个充满爱的栖息地 阳春面,臊子面 镇国寺,法门寺 两地风土人情如此
娘啊,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的筋骨有青铜般的坚毅 从关中原到江淮平原 遥隔千里,那壶西风酒 总是燃烧我心中的社火, 有渭水般柔和,也有滚烫 的回忆	亲近 筑路人已经被爱 亲密地嫁接在温暖的 时光里
七夕到了,宁盐高速公路	七夕,我在遥望 好想我架的公路桥成 为鹊桥 采一株西府海棠 一束留在宝鸡 一束就种在高邮这里

七夕(外一首)

□ 俞传安

傍晚我徜徉在三阳河畔 守候天边那一片霞光 只为了 看天空染红 看云朵变幻	沿着街灯的方向 隐约听见秦观婉约地吟诵 《鹊桥仙》里那句千古绝唱 宋朝的琵琶在巷子深处 久久回响
我追赶夕阳 找寻云的彩色衣裳 分明是在天上 却在河的尽头 消散了最后一抹色彩	夏夜的邀请 夏夜 萤火虫是一只只流星 舞动的光 点亮了 屋子里的梦
河水倒映着夜幕 连星星散落在河面上 也没发出声响 黑夜,没有人能告诉我 是谁偷走了纤云的衣裳 有谁看到过鹊桥的模样	夏夜 梦是月下梧桐树叶斑驳 的影子 洒落一地 摔碎了 风儿吹也吹不散
在银河的星光下 我眺望不远处的村庄 那里有秦家埭的灯光 看人间烟火 是今夜最美的繁花	夏夜 风是年轻的吻 阵阵袭来 荡漾着 窗外池塘的涟漪
我走向村庄	夏夜 月光是一张洁白的信箋 递进窗棂 邀请我 共赴一场热恋

小猫花花

□ 张思邈

记得我上小学时,家里养了一只萌宠小猫咪——花花。那时住在农村,房子又老又旧,老鼠经常在夜间来我们家做客。有时我还看见老鼠在蚊帐上窜来窜去,好像在开一场盛大的Party,真是不胜其烦。日复一日,我们经过商量,决定养一只猫。第二天,老妈就从邻居阿姨家抓回了一只小猫咪。它的毛色黑白相间,一双蓝色的眼睛到了夜里闪闪发光,像蓝宝石一样,长长的尾巴摇来摇去,可爱极了。我给小猫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花花。每当叫它名字的时候,它都会悠然自得地摇着尾巴喵喵地答应着。花花非常擅长捉老鼠。有一天,家里老房子的屋梁上一只老鼠探出头来,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趴在地上的花花立即警觉地竖起了耳朵,睁大双眼,找准时机,后腿一蹬,前脚一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上去,一下子就将老鼠逮住了。那只老鼠吱吱直叫,好像

在跟花花求饶,但花花并没有心软,用锋利的牙齿将老鼠绳之以法。花花不仅是个捉鼠能手,而且也是个调皮蛋。有一天,老妈下班回来,看见桌子底下一只巴掌大的鲫鱼在蹦跳。老妈想:肯定是花花从外面偷偷地叼回来的。花花跑到老妈的腿边,用头蹭着她的裤脚,还喵喵地叫着,好像在向老妈邀请请赏似的。老妈大声训斥了一顿,它耷拉着脑袋,仿佛知道犯错了。老妈立刻将鱼用水养了起来,准备送给失主。果真到了下午邻居回来了,发现家里少了一条鱼,问老妈花花是不是把鱼吃了,老妈说是花花叼回来了,但是没有吃掉,正养着呢。有时候花花趁我们不在家时,还偷偷地爬到我的床上睡觉。它只要听到老妈自行车的声音,就立刻跳下床,情不自禁地伸一伸懒腰,老妈拿它也没办法。我到城里上初中,无法将花花带走,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回乡下也看不见它的踪影,也许成了流浪猫或者另找新的主人了吧。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还在想念那调皮又可爱的花花。

外婆家在大淖河西边,我暑假总喜欢到外婆家去。三圣庵大门杂树生花,两棵古柏,一棵钻天扬,还有高大的桑、松、榆、柏,都有两人合抱之粗。树上鸟窝数不清,是喜鹊、乌鸦、八哥、白鹳、白头翁的天堂,浓荫之下是人们休憩避暑的胜地。午后,知了在树梢上聒噪,大人们在树下下象棋。我坐在树荫下纳凉,有时也与小伙伴下军棋,是我先攻进大本营,我乐了,小伙伴说再下一盘,他赢了,大家相约明天再战。我大约7岁的夏天,舅舅带我去文游台,当时显得很荒凉,登至主楼二楼,斑驳的窗子推开,四面来风,南望平房一片,东与北边不少是菜畦,秧苗青青,远望西天,可见帆船移动。我在农村工作二十余年,好的草房有冬暖夏凉之感。界首农中在如桡大队万斤小队,计教室两间、厨房两间、保管室一间、办公室一间、教师宿舍四间、学生宿舍五间,多是草房。大门无门,呈八字形敞开。西边有小桥流水,许明会计家门口有钻天榆两棵,已有百年历史,榆树虬干茂

无论我身处何方,母亲的唠叨似空中的云朵,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记得我上中学的那几年,“学习可要当心啊!”“我们家穷,上学是你的唯一出路!”“现在吃点苦,将来就好了!要拼一拼!”母亲朴素的唠叨似及时雨滋润着我,激励着我。中考的捷报传来,我考上了中师,转户口(农转非)、包分配(铁饭碗),笑意爬满母亲的脸庞。办喜酒的那一天,晚上十一点多了,母亲还在忙碌。“妈,您歇会儿!”“妈今天高兴!亲戚都夸你呢,以后有本事,可不能忘本啊!你看你二舅、表叔他们,今天多开心……”上师范三年,我很少回家。“要交朋友,但不能滥交!特别是那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远离啊!”那几年社会风气确实有点差,每逢周末各个班都要搞舞会、晚会,

我家阳台是裸露的,由楼下商铺的平顶构成,大得有点奢侈。放眼望去,东边是河,南面是桥,西面和北面是小区住户,但都隔得很远。楼下是一个商圈,这里的建筑红瓦黄墙,蒙古包式的圆顶,有着立体感的罗马砖,建筑设计独特别致。靠近河边还有座高高的塔,塔上悬挂着四根亮晶晶的叶片组成的风车,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就爱来此拍照,以风车为背景。我喜欢坐在阳台上码点字。一把椅子、一本笔记本电脑、一杯茶,脚翘在阳台栏杆的底部,两条腿面就当作摆放笔记本的桌子。风从四面吹来,滑过身体的每一处,这时候我的思维如同一条灵动的小溪,源源不断地流淌出各种思绪和情感。偶尔抬起头,看楼下扫地的阿姨亲密交谈着,巡逻的保安悠闲踱着步,咖啡店蛋糕店的客人稀稀拉拉地进出着,路上的行人匆匆地来来去去。也会有机器的突突声

小白,不是俊男靓女的名字,而是我家门口畅畅美发店女老板畅畅养的一条小泰迪狗的大名。小白一点也不白,全身黑不溜秋的,除了两只眼睛只有丝线般一圈白的以外,没一处地方是白的。之所以给它取这么一个名字,完全是畅畅的一厢情愿:希望它是白的。希望都是在心里的,并不会贴在脑门上,小白的名字经常会引起那些初次知其名者的质疑:这狗明明是黑的,怎么叫小白?畅畅总是重复一句话:我喜欢白狗。如果有人追着问,畅畅就会不耐烦地说一句:我就这么叫。小白是从异乡来的。端午小长假,畅畅老公回南通老家看他老父亲,临走时老人家养的一条小狗(也就是后来的小白)一直跟着畅畅老公,他到哪它到哪,他开车走了,它就跟在后面跑。路过一座桥,他飞驰而过,它慌乱之中落入水中,就奋力游了过去。他并不喜欢狗,但迷信涉水而来的狗能带来财运,便把它抱上了车带回来。带回来后,小白的日子过得混混沌沌的,每天两点一线——从家到美发店都是车来车去。到了美发店,它的天地就是那个狗笼子,偶尔出来放放风,也是畅畅牵着它在周围转转,或是待在美发店的沙发上,所以直到如今小白也认不识三十米开外的路,更别说回家的路了。有几次,它趁畅畅来顾客时偷偷跑出去玩,结果怎么也回不来,多亏认识它的街坊邻居出手相救,才没被人带走。最后一次,畅畅都已

纳凉胜处

□ 陈其昌

叶,加上青竹一丛。或在树下坐着纳凉,或去许明夫妇家门口休憩,穿件汗衫、长裤,仍有凉意。晚上罩子灯下改作业、备新课,趁大家都入睡,男老师在室外洗澡、睡觉,只图凉快。临泽农中纳凉处最好是闵顺来家东山头,从河边长出的歪脖子柳树已伸展到闵家门口,东山头的榆树已成合抱之势,浓密的树荫下,可供好几位纳凉,他家提供板凳、木椅、凉开水。他爱人韩兰英是小学教师,夫妇俩待人和善,老闵的俏皮话让大家笑口常开。一次临近下午两点,他拍拍我:“陈先生,快到上课时间了!”我已备好课,大步赶至教室,讲《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歌颂志愿军战士的。纳凉佳处还有最后一排宿舍后,桑树、榆树、柳树、白杨树、皂荚树密密匝匝,鸟窝有好几

母亲的唠叨

□ 袁清贤

经常有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混进学校。没有上过学,远在乡下的母亲,居然一语中的。“眼睛放亮一点!无论是富是穷,要对你好!谈个有工作的更好!但不能强求,生活不可能让你十全十美!”我一毕业,母亲的唠叨及时更新。几年后,我结婚了。“你现在不是横竖一个人了,对家庭要负责任,对老婆要好、要让着点!你是男人,气量要大一些。”母亲的唠叨,让我心生敬佩。“喝酒不开车!晚上不要出去瞎逛!”得知我买了汽车,母亲从乡下特意打来电话。岁月匆匆,一眨眼,我女儿已在上海

我家阳台

□ 张爱芳

传来,循声望去,一艘大船正路过东面的河里。有时候会是一个船队,这时候我会站起身走到最能看清船的地方,一艘艘地数着,直到把它们送出视线范围,还愣怔怔地在原地站很久。我喜欢看船,看它们流动的状态,畅想它们所能到达的地方、所能看到的风景。阳台上鸽子、有大黑雀、有白头翁、有戴胜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我爱在阳台上撒点米饭,撒点吃不完的水果。它们并不怕我,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慢慢地踱着步,悠闲地吃着食。有一次,我将弟妹送的小樱桃撒在阳台上,第二天发现小樱桃都只剩下一个个核,比人吃得干净。

小白的故事

□ 李世荣

经绝望了,没想到我把小白给领了回来。畅畅问我什么情况,我说我正在大排档靠大门的桌子吃饭,小白抖抖霍霍地走进来,在我们桌下找吃的。起先我也不知道是它,等它快要走出店门时,我忽然觉得有点眼熟,忙叫了声“小白”,它闻声回过头可怜巴巴地朝我摇摇尾巴。我一看就知道,这家伙又找不着回家的路了,赶忙把它唤到桌前,撩了几块红烧肉给它吃。它也乖巧,就蹲在桌下不走了。我吃完饭,它跟着我回到了它熟悉的美发店,而美发店距离大排档不过五十米的距离,可它愣是认不认路。小白的生活很无聊,可我昨天发现它也会找寻属于它的乐趣。每天下午四点多钟,是我到美发店门口打卡聊天的时间。当时,畅畅正在门口逗小白玩,看到一个顾客走进店里,顺手将狗绳交给我。小白看到它的女主人走了,拼了命地要追过去,我轻轻一提,把它拎到我跟前,可它并不甘心,屡屡试图摆脱狗绳的束缚。经过几次较量,它知道跑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了,就老老实实趴在地上望呆。忽然,它一个激灵跳了起来,不停地甩着“右手”,接着一个小白点落在了地上,小白用“手”拨了几次,才把“小白点”翻过身

处。浓荫之下,看书、纳凉,非常惬意。或者在龚定煜、姜文定画的“马恩列斯毛”画像旁小憩,也是乐事。后来,我的爱人到临泽粮站工作,我们在临泽有了一个小家,临近粮站南大门。宿舍一字形排开,中间是过道,上有顶棚,南风一吹,过堂风颇有凉意。一入夏,邻居们一起来到过道纳凉,矮桌子、小凳子,一家家团团围坐,大人孩子,一菜一汤,吃得光光。生活简单,但心情愉悦。

最难忘还是在焦家巷6号度过的那些夏天。家中有井,用水方便。傍晚时分,用井水浇透院子,一天的暑气“吱吱”地从砖缝直往上冒,地面立即降温,阵阵凉气袭来。在院子里搁上一张竹床,给孩子们纳凉,她们谈流星、说月亮,夜到中天,微有露水,才在我们的催促声中,各人回到自己房间睡觉。我父亲一般睡躺椅,母亲则两条长凳做床,他们用的竹枕至今仍存,时光早已把它们打磨得由黄色变为褐色了。

工作了。时近端午,我驾车回家。“妈,今天带你出去散散心,去城里逛逛!端午节带你去上海!”生性爱热闹的母亲很快答应。黄昏时,我将母亲带到了高邮湖边。母亲说:“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高邮湖。”此时的高邮湖一眼望不到边,湖面波光粼粼,夕阳似一枚鸡蛋黄,染红了晚霞,也染红了母亲的脸。端午节前两天,我和妻挽着母亲坐进去上海的高铁。母亲背驼得厉害,接近九十度。“为了大上海的形象,你可要把腰板挺直了!哈哈!”“哈哈!”母亲一路上喜笑颜开。在上海外滩,在海底世界、在东方明珠塔下,母亲留下了爽朗的笑声。“乖乖!你要把自己照顾好了!吃好睡好、不要贪玩!早点谈朋友,奶奶盼着呢……”临别之际,母亲拉着女儿的手,又唠叨上了。

阳台上还有两条狗。一条是我几年前抱养的,一条是去年夏天在路上捡到的。我坐在椅子上时,它们就在椅子旁边嬉戏打闹。有时张开嘴互相撕咬,并不真咬,咬合放开,再咬合再放开,一个将另一个翻身压下,另一个不服输又奋起还击,乐此不疲。有时像疯了似的,一个追着另一个跑,围着阳台兜无数个圈子。玩累了,它们就停下来,坐在我的边上,将头伸出栏杆向楼下观望,似乎也在看风景。偶尔,我会站起身,去看看历经严寒酷暑以后还能存活下来的一些懒花。绣球花盛放了一个月,也不见衰败;月季花随意地开着,大小小,颜色各异;风雨兰在傍晚时会伸出几个花骨朵,等着第二天早晨的开放;凌霄花则随心所欲地垂挂到阳台下面,对着天空吹喇叭。抬头看看天,云儿丝丝缕缕,不紧不慢地流淌着。

来,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个跟黄豆差不多大的小放屁虫。这个家伙以为小白的爪子是道美味,爬进去咬了一口,小白才跳了起来。小白看见有“朋友”找上门,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玩的机会。它先是兴奋地围着它又蹦又跳,然后左右开弓,轮番拨弄小放屁虫,吓得小放屁虫四处乱爬,可每次都被小白提溜过来。看到无处可逃,小放屁虫就径直往小白脚上钻,吓得小白又是蹦又是跳的,好不容易才把它甩落下来。放屁虫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白白的肚子圆嘟嘟的,仿佛一个小山包压在上面,任怎么挣扎也翻不过身来。小白用鼻子闻了闻,然后又一下子跳了开去,估计是“小白点”放了个臭屁,熏得小白受不了。如此反复数次,彻底惹恼了小白,抬起“右手”用力拍了几下放屁虫,不知道是力道太大,还是被利爪刺中了,“小白点”终于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小白仍不死心,反复撩它,可小放屁虫始终没有反应,小白这才歇下来,一脸凄然地趴在放屁虫旁边。小白是不是在想:快乐为什么如此短暂?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抑或是在责怪自己的主人,为什么老是圈养它,不让它出去享受自由自在的乐趣?想想小白也蛮可怜的,它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主人却一点都不理解它。明天我要和畅畅说:多带小白出去遛遛,尽快让它熟悉、融入新的环境,这样它就不会有圈养的孤独、苦闷和烦恼,更不会那么“残忍”地对待它的朋友“小白点”了。